

“微世相”亦精彩

两年前我住进了养老院,发现这里的世界很精彩。原来在家时,因腿脚不便,我很少出门,以前的同事朋友也渐渐疏远了,社交圈子越来越小。进了养老院则不同,这里非常热闹,光是一个楼层就聚集了原先从事各种职业的老人,工农兵学商,同吃一锅饭,彼此的人生阅历与价值观,往往会碰撞出火花。这里就是社会市井的浓缩版。

就说说我隔壁的四人间吧,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。那儿住着的四位老人都年近古稀,X做过村里的大队书记,年轻时带着生产队战天斗地,吃过不少苦,但总有不服输的精神,即使是年老中风后,半侧肢体偏瘫了,他也没屈服于疾病。经康复治疗,他每天腰里绑着绳子,另一头系在轮椅上,拖着轮椅在走廊里行走锻炼;同房间的Y年轻时是军官,身材魁梧、见多识广,每次与社会上来访的志愿者互动,都能讲述许多精彩的战斗故事,所以吸粉无数。但他先后两次中风,他是与X一样的硬汉,让家属在床头安装了拉力器,凭借顽强的毅力,每天自己在床上锻炼,慢慢的也能下床走动了。不是冤家不聚头,两位硬汉在同一个房间并不和谐,每每为了一些小事产生口角,针尖对麦芒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养老院的领导知道了,先后让社工和心理咨询师去做他俩的工作,收效甚微。

当然,这两位颇有点合纵连横的策略,于是“宫斗”戏进入了第二阶段——找盟友。同房间的Z是法官出身,惜字如金,与人交谈时言简意赅,没一句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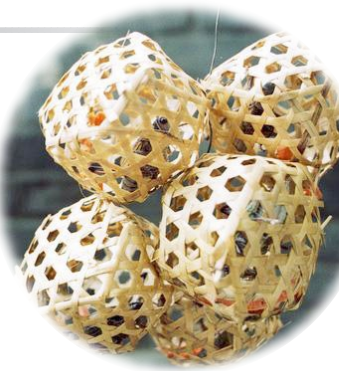
话,只有当护工为他服务时,他会说声谢谢,对于同房间的伙伴,他总是沉默以对。虽然Y口吐莲花,努力寻找与“法官”的共鸣点,但“法官”仅仅是点头微笑,并不多言。X的家属送来好吃的,X总是第一时间想着与“法官”分享,“法官”总是笑着谢绝。X与Y为了琐事辩论时,“法官”总是保持沉默、两不相帮。他如同一尊佛一样静观两人相争。或许法官深谙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的道理,抑或是他已参透了俗世的纷纷扰扰。

这时,该房间最后一位L该登场了。据L自述:他年轻时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奋斗,是一个小资本家。他看惯了风花雪月,也曾历练过商战的风刀霜剑,更曾有过中年丧妻、独自拉扯大三个孩子的艰辛与磨难。他进入养老院时患有阿尔茨海默症。每次X、Y相争时,他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,回到过去的时光。比如与妻子一起坐在上海的大光明电影院看洋片,那是很甜蜜的时光,所以他总是哼着《千里送京娘》这首老歌,他只记得这一首老歌了。硬汉X与Y原来是不屑与L为伍的,但现在都极力想把L拉入自己的联合阵线。于是L一次次地被拉回现实世界。Y与L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密友,年轻时的社会见闻、家长里短,都会给两人带来共鸣,爽朗的笑声充满了房间。而X成为除了L的子女以外最关心L的人,不光常与他一起分享美味,还嘘寒问暖,如兄弟一般友爱。如此这般,X与Y还是斗了个势均力敌,因为L的脑子时而

清醒时而糊涂。所以房间里的每次争执,他常是上午帮这个说话,下午倒向另一边。每次发言,L都正襟危坐、双目圆睁、义正辞严,配合着有力的手势,仿佛这个家庭的老大哥对三个小弟弟训话。总之,往往能暂时平息纷争,压住两位斗士的怒火,给居室带来暂时的平和。有时他率真的话语,甚至能引起哄堂大笑。曾经让养老院领导很头疼的这个房间,现在不会经常性的有护工找领导汇报不和谐的吵架问题了。

世事无常。“法官”因为疾病第一个告别了这个房间,某个午后,他在其余三位不经意间走了。其后,L病倒了,思维也彻底陷入了混沌。他有时候莫名的欣喜,更多时候会恐惧、烦恼、无助,像婴儿一样蜷缩在床角,睁大眼睛,念叨着那些年轻时候的心理伤痛。X与Y不再有心思争斗了,输赢已不重要。Y每天都定时去安慰L,拉家常,试图把他拉出梦魇,虽然都知道那是一个平行世界,很难进入,但是Y没有放弃希望。X主动关心起L的吃喝拉撒,发现L有不适,主动拉铃叫护工和医生。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,在风雨飘摇的同一艘小舟上,他们三人互相遮挡风雨。据X与Y回忆,L在他的世界渐行渐远的那晚说“我想回家”,硬汉们不知不觉中流泪了。

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,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其实在人生的晚秋,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善意与温情装点别人的梦。(沈汝梯)



这几天,“梅姑娘”变身“梅超疯”,不过,雨后的傍晚,又看到了那些卖“叫哥哥”的人。我与其中一位老人交谈,得知他们来自河北保定,那里盛产蛔蛔。我说,你们千里迢迢,还带着这些蛔蛔来到这里,真不容易。老人说,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,他们坐着火车来,这些蛔蛔是快递过来的,现在物流方便得很,他们不像以前那么辛苦了。

望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卖蛔蛔者,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,牵着奶奶的手,走向卖“叫哥哥”的摊点。一阵“叫哥哥”的鸣叫,把我拉回到眼前。如今斯人已去,我也步入老年,但那份童真童趣、那段陈年往事,却永留心间。(戴亦勤)

“叫哥哥”

我们方言里的“叫哥哥”,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蛔蛔,叫这么一个名字,大概是因为蛔蛔和哥哥的读音相若之故吧。

黄梅季一到,东门亭子桥堍就来了卖“叫哥哥”的人。我在这儿住了二十年,每年这时,总能看到他们挑着担子,上面挂着好多小竹篓,一个个小笼里,是一只只“叫哥哥”,有绿色的,也有墨绿色的,“呱呱呱”地叫个不停。看到这些“绿衣歌唱家”,我便会想起儿时养“叫哥哥”的那些事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一只“叫哥哥”卖5分钱。每当街上有人叫卖时,我们这些孩子坐不住了,心早就飞到了绿色虫儿那边去了,非要缠着大人去买一个。

买“叫哥哥”时,我们最关心的就是那虫儿会不会叫,要是买到个“哑巴”,心里就不好受了。因此我们睁大了眼睛,紧盯着那些“叫哥哥”,看哪个在叫。长大后才知道,其实它不是在叫,而是公蛔蛔的前翅互相摩擦,发出了清脆响亮的“呱呱”声,母蛔蛔就不会有这声音。

拿着“叫哥哥”高高兴兴回家后,就把竹笼子挂在大门口或

客厅里,然后期盼着那悦耳的叫声。有时“叫哥哥”换了新的地方,会有适应的过程,好长时间不叫,此时我们别提有多焦急了。直到听到了“歌唱家”的鸣叫,悬着的心才放下。那时,这单调的鸣叫不仅没让我们厌烦,反而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生气,我们常常会在那鸣叫声中进入梦乡。

“叫哥哥”是杂食性昆虫,菜叶、小颗粒瓜果都能吃,米饭、毛豆是它最喜欢的食品,也很容易得到。我们总会在吃饭时放几颗饭粒进竹笼;家里买了毛豆,总是留下几粒喂它。听说它喜欢吃丝瓜花,我们就向种丝瓜的人家要一两朵。黄色的丝瓜花与绿色的“叫哥哥”,给老屋带来了生机。整个夏季,“叫哥哥”陪伴着我们,我们也陪伴着这个心爱的“宠物”。

夏天慢慢过去了,秋风吹来,有了一丝寒意。“叫哥哥”的鸣叫声变弱了,感觉敌不过天井石缝里的蟋蟀。为了让它的寿命长一些,我们用旧棉絮把竹笼包起来。这些小虫在冬天来临前走了,我们还会为此而流泪,毕竟,它与我们相处了100多天啊。



那时清名桥

小时候每当农历新年时,天刚蒙蒙亮,便会被门外的爆竹声惊醒。

于是我们穿上父母早已备好的新衣新鞋涌向门外,在放过爆竹的地方乐此不疲地捡一些尚未点燃过的零星小鞭炮。父母一再催促,我们才极不情愿地回家吃一顿新年特殊早餐——糕丝圆子(年糕意味着节节高,丝即面条,意味着健康长寿,圆子意味着一家欢乐团聚)。吃罢早饭,我们便在姐姐们的带领下去给亲戚长辈们拜年,希望能讨得他们的一时高兴,得到一两角压岁钱。经过邻居家门口,我们也会“叔叔阿姨”叫得响亮,他们也会高兴地从家中抓出几把长生果、南瓜子、西瓜子以及几颗糖果来,把我们的小口袋塞得满满的。

那时家住南长街的小弄里,离清名桥不远。清名桥当时也是南门外的商业发达之地,沿河三岸街道虽不宽敞,但店铺众多,是居民们聚居、开店做生意的理想之地。短短一二百米竟开了几十家大大小小的商店。过了清名桥门诊所,商店逐渐多起来,有杂货店、自行车行、茶馆店……当然,铁匠弄里的铁匠店也是吸引我们的地方,那炉中熊熊的火焰将铁件烧得通红,然后老师傅叮叮当当地就打成了菜刀、火夹等生活用品。镇塘弄口有一家公益组织,石库门横梁上刻着“镇塘弄救熄会”的字样,库房内放置着一两部手掀水泵(俗称救火洋龙),是当时挺先进的消防工具。

走进商业区,沿街道两旁开满了衣帽店、布店、百货店、药材店、药房等。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东西两家南北货商店,店堂内靠墙处,十几个匾斗里装满了桂圆干、荔枝干、胡桃仁、柿饼、蜜枣等。当时因为生活条件所限,这些高档食品我们小孩子只有看的份。过了清名桥旁的界泾桥弄,虽然还有一些商店,但只是香烛店、米行等。

沿着清名桥拾级而上,桥面两旁开满了用木板搭成的小商店,他们大多经营铅笔、橡皮、文具盒、练习簿之类的文具用品以及一些小玩具,生意倒也不错。过了桥,桥下便是有名的清和楼饭店。店门口的街道上摆满了肉墩头、鱼摊头和各种蔬菜摊头。沿伯渎港的河面上停满了从南门乡下进城的各类农船,有卖农副产品的、有作为交通工具的班船。每当吃饭时,清和楼饭店内坐满了顾客,他们大多是进城办事和做生意的农民。吃过饭,清名桥旁的书场茶馆内坐满了茶客和观众。说书先生身穿长衫,手拿一块惊堂木,他们大多说的是“三侠五义”“彭公案”一类,每当说到高潮处,书场内想再挤进一个人去简直比登天还难。

清名桥街头最热闹的要数一处调龙灯、调狮子的场地了。每当舞龙队和舞狮队出来演出时,街道两旁站满了人。十几个青壮小伙,扎着鲜艳的头巾,身穿统一服装,合力举起一条二三十米长的龙灯,在一只“夜明珠”的引导下,或伏地而行,或上下翻腾……引来阵阵叫好。

这些热闹场景,都深深印在当时小小的我们的脑海。(秦礼生)